

宋元通鑑

第五冊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22
4



宋元通鑑卷第九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つた文庫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九

起乙未至丁酉凡三年

太宗五

至道元年春正月戊申朔改元赦畿內辛酉帝以上元御乾元門樓觀燈賜宴見京師繁盛諭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剽劫下則火炓上則彗孛觀者恐慄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



010190617306

通鑑卷九十一
宋紀
盛乃知理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飢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伉直。戊辰，劉昌言罷，以錢若水爲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帝問趙鎔等曰：頻見昌言否？鎔曰：屢見之。帝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帝曰：大率如此，當在位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即涕泗矣。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

衛紹欽

楊瓊

主遂貽上之輕鄙，尋以平章求解職。契丹大將韓德威率衆萬騎，誘党項勒浪等族，自振武入寇，折御卿邀擊敗之于子河汭，勒浪等乘亂反擊德威，殺其將突厥合利等，德威僅以身免。二月丙午，四川都監宿翰獲張餘于嘉州，先是西川行營衛紹欽、楊瓊屢破賊衆，復蜀邛等州。帝以蜀盜漸平，下詔罪已，略曰：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爲政，管權之吏，唯用刻削爲功，撓我烝民，起爲狂寇。念茲失德，是務責躬，永鑒前非，庶無貳過。聞者感悅，至是餘攻眉州，翰擊敗之，餘走嘉州，爲軍士所獲。翰

通鑑卷九十一 宋紀六十五 二
等至函餘首送行營其黨悉平 三月庚申詔求直言已已廢邵武軍歸化縣金坑 夏四月癸未呂蒙正柴禹錫蘇易簡罷帝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可責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執邪蒙正對曰臣非執臣不敢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可同列竦息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果稱職至是罷相判河南奉朝請帝謂左右曰人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爲相今還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錢若水曰蒙

三代以上
人主之言

正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爲忝冒人品崇重何有寂寞不聞其鬱悒也况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唯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耳上默然以呂端同平章事張洎叅知政事甲申以趙鎔知樞密院事初帝欲相呂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端持重識大體慮與寇準同列而已先正台揆恐準不平乃請叅知政事與宰相同升政事堂時同列奏對多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內札戒諭自今中書必經呂端參酌乃得聞奏端愈謙讓不敢當洎博涉經史善持論爲翰林學士

通鑑卷九
帝嘗謂近臣曰、張洎當有文藝、至今尚苦學、江東士人之冠也、甚見寵遇、洎初爲寇、準官屬甚恭謹、每爲準規畫、準心服以兄事之、極薦其才、遂與準同列、奉之愈謹、政事一決於準、無所參預、惟專修時政、記其言善柔而已、召王禹偁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詔命有不便者、多所論奏、乙酉、契丹寇雄州、何承矩條于河汭之捷、諭州民且揭于市、契丹諜知媿忿、將襲取承矩、以雪耻、夜引數千騎抵城下、承矩整兵出拒、遲明與契丹酣戰、契丹復走、帝聞虜入寇之由、謂承矩輕佻生事、失守禦體、罷之、

直諫

鄭褒

甲辰、開寶皇后宋氏崩、初、后疾甚、遷于故燕國長公主策及崩、權殯普濟佛舍、謚曰孝章皇后、羣臣不成服、王禹偁對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帝不悅、坐謫、訕責知滁州、初、禹偁嘗草李繼遷制、送馬五十四匹爲潤筆、禹偁却之、及出知滁、聞鄭褒徒步來謁、禹偁愛其儒雅、爲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帝曰、彼能却繼遷五十馬、顧肯虧一馬價哉、移知揚州、六月乙酉、購求圖書、丙戌、李繼遷遣押衙張浦、以良馬橐駝來獻、帝令衛士射于後園、俾浦觀之、士皆拓兩石、弓有餘力、帝笑問浦曰、羌人敢敵否、對曰、羌

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鉅人則已遁矣。况敢敵乎。乃以浦為鄭州團練使留京師。遣使持詔拜繼遷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受。秋八月壬辰。詔立壽王元侃為皇太子。更名恒。大赦。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年。至是始舉而行。中外胥悅。太子既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以李至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

至等上表不敢當。詔答曰。朕旁稽古訓。肇建承華。用選端良。資於輔導。藉卿宿望。委以護調。蓋將勗以謙冲。故乃異其禮數。勿飾當仁之讓。副予知子之心。至等相率謝。帝曰。太子賢明仁孝。國本固矣。卿等可盡心規誨。若動皆由禮。則宜贊助。事未有當。必須力言。至于禮樂詩書。義有可裨益者。皆卿等素習。不假朕之言諭也。九月。封牂牁蠻酋龍漢曉為歸化王。其部凡十一州。皆負山險。以寇掠為事。庚午。李繼遷寇清遠軍。張延敗之。冬十月甲戌朔。皇太子讓宮僚稱臣許之。十一月。召王繼恩還。以上官正雷有

通鑑卷九
宋紀
五
終爲西川招安使。十二月，契丹韓德、威謀知折御
卿有疾，遂帥衆犯邊，以報子河汭之役。御卿力疾禦
之，德威聞其至，不敢進。旣而疾甚，母密召之歸。御卿
曰：「世受國恩，邊寇未滅，御卿罪也。今臨敵安可棄！士
卒自便，歿于軍中，乃其分也。」爲白太夫人，無念我忠
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明日卒于師，詔以其子惟正
知府州事。秋，官正韓顯符造銅渾儀成，詔司天臺
置之。帝嘗謂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後王因之，
復加文武二絃，乃增作九絃琴，五絃阮，別造新譜三
十七卷，以示中書門下，因謂曰：「雅樂與鄭衛不同，鄭

樂

聲淫非中和之道。朕常思雅正之音，可以治心。原古
聖之旨，尚存遺美。琴七絃，朕今增之爲九，其名曰君
臣。文武禮樂正民心，則九奏克諧而不亂矣。阮四絃，
增之爲五，其名曰水火金木土，則五材並用而不悖
矣。因命待詔朱文濟、蔡裔、齋琴阮詣中書，彈新聲，詔
宰相及近侍咸聽焉。由是中外獻賦頌者數十人。
是年，契丹以韓德讓爲大丞相。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天地于圜丘，大赦中外文武官
加恩，唯賊吏不原。二月壬申，李昉卒。昉字明遠，深
州人，舉漢進士，在周朝知開封府，人望已歸太祖，而

通鑑卷九
宋紀
六
昉獨不附王師入京昉又不朝貶道州司馬三歲徙
延州別駕又五歲宰相奏其可用召判兵部昉不願
內徙屢辭始至太祖勞之昉曰臣前日知事周而已
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太祖嘉之至是歷官至相位
而卒大節雖不無可議然亦時之賢相云 庚辰以
李昌齡參知政事帝謂曰中書政本當進用善良博
詢衆議以正道公議臨之即怨謫無由生矣 以太
祖孫惟吉爲閬州觀察使惟吉德昭長子也太祖崩
時惟吉六歲帝卽位猶在禁中日侍中食太平興國
八年始出居東宮未幾授左驍衛大將軍至是授閬

州觀察使凡邸第供億車服賜與皆與諸王埒 三
月戊辰命宰臣祀郊廟社稷禱雨 夏四月遣李繼
隆等分道討李繼遷初白守榮護芻粟四十萬赴靈
州李繼遷邀擊于浦洛河守榮衆潰運餉盡爲繼遷
所奪帝怒命李繼隆爲環慶等州都部署將兵討之
會曹粲自河西還言繼遷衆萬餘方圍靈武城中告
急使爲繼遷所得則頓兵不去矣呂端請發兵由麟
府鄜延環慶三道以擣平夏襲其巢穴則靈武之圍
解矣或云盛夏涉旱海水泉竭糧運艱辛不如靜以
待之帝不聽即部分諸將命繼隆出環丁罕出慶范

通鑑卷九十一 宋紀八十五
廷召出延王超出夏張守恩出麟五路進討直趨平
夏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上喜召寇準與之謀準見
帝退經宰相幕次不入呂端使人邀至幕中曰上召
君何爲準以獲繼遷母告端曰君何以處之準曰準
欲斬之于保安軍北門之外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
也願君少緩其事端將覆奏之即召閣門吏使奏呂
端請對上召見之端具道準言且言管項羽得太公
欲烹之漢高祖曰願遺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固不
顧其親况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殺繼
遷之母繼遷可擒乎不然徒樹怨讐而益堅其叛心

寇準不終

耳宜置於延州使善視養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即
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歿生之命在我矣帝拊髀稱
善曰微卿幾誤國事即用端策秋七月甲寅寇準
罷是歲郊祀中外官皆進秩準素所喜者多得臺省
清要官所惡及不相知者即序進之廣州通判馮拯
上疏極陳準擅權且條上除拜不平數事帝不懌張
洎揣知帝嫉準懼一旦同罷乃奏準誹謗帝益不悅
會廣東轉運使康戩上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
引故準得以任胸臆亂經制帝怒召端等責之端對
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

比中書於
鼠雀何云
政本

罪及準入對，帝語及拯事，準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帝前，帝因歎曰：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遂罷知鄧州。以丁性清知西涼府，涼州周回二千里，東界原州，南界雪山吐谷渾，蘭州，西界甘州，北界吐蕃，領姑臧、神烏、番禾、昌松、嘉麟五縣，戶二萬五千七百三十，口十三萬，城周四十五里。李斯所築，久不內屬，至是請帥從之。蘇易簡卒，簡字太簡，梓州銅山人，舉進士，歷官叅知政事，卒年三十九。初，蜀人何光逢，易簡之執友也，嘗任縣令，坐賂削籍，流寓京師，會易簡典貢部，光逢代人充試，以取貲，易簡於稠人

薛氏

中屏出之光，逢遂造謗書，斥言朝廷事，且譏易簡，易簡得其書，以聞，逮捕光逢，獄且坐，弃市。易簡以殺光逢，非其意，居常怏怏。母薛氏以殺父，執切責之，易簡泣曰：不謂及此，易簡罪也。及易簡參知政事，上召薛氏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成此？令器對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教以詩書。上顧左右曰：真孟母也。易簡性嗜酒，初入翰林，謝日飲已微醉，餘日多沉酒，上嘗戒約深切，且草書勸酒二章以賜，令對其母讀之，自是每入直，不敢飲。及卒，上曰：易簡果以酒歿，可惜也。易簡常居雅善筆札，尤善談笑，旁通釋典。

通鑑卷九
所著文房四譜續翰林志及文集二十卷藏于秘閣
八月李繼隆討李繼遷率諸將分道並進期抵烏
白池繼隆遣其弟繼和馳奏以環州道迂欲自清岡
峽直趨繼遷巢穴不及援靈武上怒曰汝兄必敗吾
事矣因手札切責使未至而繼隆已發兵與丁罕合
行十日不見虜引軍還張守恩見虜不擊獨范廷召
與王超至烏白池與賊遇時虜銳甚超持重不進其
子德用年十七為先鋒請乘之轉戰三日虜遂却德
用曰歸師遇險必亂乃領兵先絕要害下令曰亂行
者斬一軍肅然虜見其師整不敢近廷召等大小數

范廷召王
超

王德用

曆

十戰雖頗克捷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不能擒賊
九月丙戌秦晉諸州地震晝夜十二震冬十月己
未詔以池州新鑄錢監為永豐監十一月丁卯朔
增司天新曆為一百二十甲子太常音律官田琮
以九絃琴五絃阮均配十二律旋相為宮隔八相生
並協律呂冠于雅樂仍具圖以獻帝覽而嘉之遷其
職以賞焉自是遂廢拱宸管十二月命宰相以下
百官詣諸寺觀禱雪甲寅雨雪時帝務興農事直
史館陳靖上言先王之欲厚生民莫先於積穀而務
農鹽鐵權酷斯為末矣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兩

陳靖

通鑑卷九
宋紀
浙隴蜀河東諸路地里夔遠雖加勸督未遽獲利今
京畿周環二十二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纔二
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弃
耕農而事游惰。賦額歲減。國用不充。詔書累下。許民
復業。蠲其租調。寬以歲時。然鄉縣擾之。每一戶歸業。
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責
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捐瘠。况民之
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及旣亡遯。則鄉
里檢其資財。至于室廬什器。桑棗材木。咸計其值。或
里胥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逋。生計蕩然。茫無所

詣。以茲浮蕩絕意歸耕。如授以閒曠之田。廣募游惰。
誘之耕墾。未計賦租。許令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
力豐寡。農畝肥磽。均配督課。令其不倦。其逃民歸業。
丁口授田。煩碎之事。並取大司農裁決。耕桑之外。令
益樹雜木。蔬果孳畜。羊犬鷄豚。給授桑土。潛擬井田。
營造室居。使立保伍。養生送死之具。慶弔問遺之資。
並立條制。候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即計戶定征。量
田輸稅。若民力不足。官借糴錢。或以市餼糧。或以營
耕具。凡此給授。委於司農。比及秋成。乃令償直。依時
價折納。以其成數。關白戶部。帝覽之喜。詔靖條奏以

聞靖又言逃民復業及浮客請佃者委農官勘驗以給授田土收附版籍州縣未得議其差役之糧種耕牛者令司農以官錢給借其田制為三品以膏沃而無水旱之患者為上品雖沃壤而有水旱之患墾瘠而無水旱之慮者為中品既墾瘠復患於水旱者為下品上田人授百畝中田百五十畝下田二百畝並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計百畝十收其三一家有三丁者請加受田如丁數五丁者從三丁之制七丁者給五丁十丁給七丁至二十三丁者以十丁為限若寬鄉田多即委農官裁度以賦之其室廬蔬韭及梨

宰相議不合所委又非其人而請於官錢資給亦無次第

棗榆柳種藝之地每戶十丁者給百五十畝七丁者百畝五丁者七十畝三丁者五十畝不及三丁者三十畝除桑功五年後計其租餘悉蠲其稅宰相呂端謂靖所立田制多改舊法又大費資用以其狀付有司詔鹽鐵使陳恕等共議請如靖奏乃以靖為京西勸農使按行陳許蔡潁襄鄧唐汝等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亮上言功難成願罷其事帝志在勉農猶詔靖經度未幾三司以費官錢數多萬一水旱恐致散失事遂寢

論曰陳靖之言募民墾荒給以牛種亦不為無見

通鑑卷九
若今之濟上七十二泉所經。西北涼原涇渭並流。諸處予嘗親歷而感歎者屢矣。使有西門豹鄭國其人。豈不成沃壤哉。若以爲地寒不生五穀。則蕞爾米脂。逼于沙漠。何以遂有江南之稻邪。奈甲可乙否。世無百年之人。而其勢卒不可爲。宜乎陳靖托之空言也。

三年春正月丙子。張洎罷。洎性險詖。巧於將順。尤善事宦官。嘗引唐故事。奏內供奉藍敏政爲學士。帝曰。此唐弊政。朕安可踵覆轍。卿言過矣。洎慙而退。未幾以病罷。尋卒。以溫仲舒王化基參知政事。李惟清

同知樞密院事。

乙酉。葬孝章宋皇后于永昌陵。

分天下州軍爲十五路。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南荆湖南北兩浙福建川陝廣南東西凡十五路。各置轉運使。二月辛丑。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三月癸巳。帝崩。年五十九。時皇后令王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即給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宮。后問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即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

定儲

重臣

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史臣曰：太宗沉謀英斷，儉勤自勵，閱農事，考治功，慎刑獄，納諫爭，遇災知懼，有過知悔，故能削平海內，功業炳然。若夫太祖之崩，不踰年而改元，涪陵武功之不得其死，宋后之不成喪，後世不能無議焉。

夏四月乙未，尊皇后為皇太后，大赦天下。癸卯，宰相呂端加右僕射。甲辰，以李至、李沆並參知政事。五月甲戌，討謀立楚王之罪，貶李昌齡為忠武行軍司馬，降王繼恩為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胡旦

郭皇后

除名長流潯州。丁亥，立郭氏為皇后，后宣徽南院使守文之女。六月辛丑，詔罷獻祥瑞，追復涪王廷美為秦王，復封兄元佐為楚王。乙巳，以錢若水為戶部侍郎，若水以母老請解樞務，章再上，乃罷為集賢院學士，修太宗實錄。初太宗崩，有馴犬號呼不食，遣送陵所，叅知政事李至欲若水書其事，遺之詩曰：白麟朱鴈且弗書，勸君書此懲浮俗。若水不從，至因若水奏書不列監修官呂端姓名，以為若水掠美。若水引唐故事，有實錄不書監修官名，眾不能折。帝御便殿，問近臣可大用者，若水以中書舍人王旦對，帝

王旦

通鑑卷九
宋紀
四
曰此固朕所屬也。秋八月己亥，趙鎔、李惟清罷。以曹彬爲樞密使，向敏中、夏竦爲樞密副使。庚子，以生日爲承天節。冬十月己酉，葬太宗于永熙陵。十二月丙申，追尊太宗賢妃李氏爲皇太后，帝生母也。甲辰，李繼遷請降，以爲定難節度使，復姓名趙保吉。是時繼遷表求蕃任，帝雖察其變詐，方在諒陰，姑從其請，命宋湜草制，詞曰：先皇帝早深西顧，欲議真封，屬軒鼎之俄遷，築漢壇之未逮，故茲遺命，特付眇躬，爾宜整弓劍以拜恩，守封疆而效節。又以夏綏、銀宥、靜五州與之，張浦亦遣還。帝以靈武事訪李

李太后

政府無謀

至，李至上疏曰：河湟之地，夷夏雜居，是以先王置之度外，繼遷異類，騷動疆場，然臍不足弭其患，擢髮不足數其罪，然聖人之道，務屈己含垢，以安億民，蓋所損者小，所益者大。望陛下以元元爲念，不以巨慙介意，料彼脅從，亦厭兵久矣。苟朝廷舍之不問，啖以厚利，縻以重爵，亦安肯迷而不復，訖於淪胥哉？昨鄭文寶絕青鹽使，不入漢界，禁粒食，使不及羗夷，致彼有詞，而我無謂，此之失策，雖悔何追。今若復禁止，不許通糧，恐非制敵懷遠，不戰屈人之意。晉唐代宗雖罪田承嗣，而不禁魏鹽，陛下宜行此事，以安邊鄙，使其

族類有無交易售鹽以利之通糧以濟之彼雖遠夷必然向化互相誥諭一旦懷恩舍逆効順則繼遷豎子孤而無輔又安能為我蜂蠆哉今靈州不可不棄非獨臣愚以為當然若移朔方軍額於環州亦一時之權也或指靈州為咽喉之地西北要衝安可弃之以為敵有此不智之甚非臣之所敢知也

宋元通鑑卷第九

宋元通鑑卷第十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史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 陳仁錫評閱

宋紀十 起成戌至庚子凡三年

真宗一

咸平元年春正月辛酉詔改元丁丑召學官崔頤正講書因命宰臣選明經術者以聞 甲申彗出營室北二月癸巳帝謂宰臣曰朕即位以來罔敢怠逸庶陟治道至于和平今彗出甚異其占安在呂端等言變在齊魯之分帝曰朕以天下為憂豈直一方邪

講學

甲午詔求直言避殿減膳時田錫自知集賢院出知秦州上疏言李繼遷不合與夏州又不合呼之爲趙保吉乃時事舛誤之大者又言樞密公事宰相不得預聞中書政事樞密不得預議以致兵謀未精國計未善疏奏即日召對將行又上封事帝曰卿第去行將召卿矣事有當面論者聽乘傳赴闕時王禹偁上疏言五事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契丹雖不侵邊戍兵豈能減削繼遷旣未歸命餽餉固難寢停關輔之民倒懸尤甚臣愚以爲宜敕封疆之吏致書遠臣俾達

其主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罪復與夏臺彼必感恩內附且使天下知陛下屈已而爲民也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當乾道開寶之時土地未廣財賦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鄙國用未足兵威亦強其義安在由所蓄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且豐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由所蓄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不自專故也臣愚以爲宜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高枕而治矣且開寶中設官至少臣本魯人占籍濟上未及

通鑑卷之十一
第時一州止有刺史一人司戶一人當時未嘗闕事
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太平興國中增置通判副使
判官推官而監酒榷稅筭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
司理問其租稅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
一州既爾天下可知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此所
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
之自漢以來取爲國用不可弃也然亦不可盡也只
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始稅茶唐
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貫今則數百萬矣民何以堪
臣故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者此

也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古者鄉舉里選爲官
擇人士君子學行修于家然後薦之朝廷歷代雖有
沿革未嘗遠去其道隋唐始設科試太祖之世每歲
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重以諸侯不得奏辟
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
官者太宗毓德王藩觀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以
取人舍短用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殆近
萬人雖有俊傑之才亦有容易而得臣愚以爲數百
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泛取二十載之需澤陛下
宜糾之以舊章望以舉場還有司如故事至于吏部

銓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自來五品以下，謂之旨授官。今幕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臣愚以爲宜以吏部還有司，依格敕注擬可也。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夫古者惟有四民，兵不在其數。蓋古者井田之法，農即兵也。自秦以來，戰士不服農業，是四民之外，又生一民。故農益困，然執干戈衛社稷，理不可去。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修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而爲六矣。假使天下有萬僧，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匹，是至儉也。猶月費三千斛，歲用萬緡，何況五七萬輩哉。

不曰民蠹得乎。臣愚以爲國家度人衆矣，造寺多矣，計其費耗，何啻億萬。先朝不豫，捨施又多，佛如有靈，豈不蒙福。事佛無效，斷可知矣。願陛下深鑒治本，亟行沙汰。如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以二十載不度人修寺，使自銷鑠，亦救弊之一端也。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蹇諤之士，知進而不疑，奸儉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夫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言同體也。得其人則勿疑，非其人則不用。凡議帝王之盛者，豈不曰堯舜之時，契作司徒，咎繇作士，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禹平水土，益作虞官，委任責成，而堯有知人

通鑑卷一
宋紀
四
任賢之德雖然堯之道遠矣臣請以近事言之唐元和中憲宗嘗命裴洎銓品庶官洎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識者以洎爲知言願陛下遠取帝堯近鑒唐室旣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取僚屬則垂拱而治矣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語曰放鄭聲遠佞人是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鞶者言皆賢也夫小人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正心惟忌賢非聖明不能深察舊制南班三品尚書方得升殿比來三班奉職或因遣使亦許升殿惑亂天聽無甚於此願

陛下振舉綱紀尊嚴視聽在此時矣臣愚又以爲今之所急在先議兵使衆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清濁殊塗品流不雜然後艱選舉以塞其源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足而王道行矣疏奏召還復翰林學士知制誥乙未慮囚丁酉彗滅三月復開進士諸科淳化末停貢舉者五年至是復焉詔知貢舉官親屬別試于有司夏四月己酉遣使按諸路逋負除天下逋負一千餘萬釋繫獄者三千餘人用三司判官王欽若之言也

呂中曰漢唐之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熙寧

以後之小人易知。熙寧以前之小人難識。蓋自古
小人之所以誤國者聚斂也。嚴刑也。用兵也。而宋
之目爲小人者。自王欽若。丁謂始。然欽若請蠲負
釋繫囚。謂請罷兵撫蠻寇。與君子之處事何異。惜
其一入政府。患得患失之心生。而改節易行矣。故
當時知二子之奸者。王旦李沆而已。

胡則

胡則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得吏所匿銅數萬
斤。吏懼且歿。則曰。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之。吾豈重貨
而輕數人之生乎。籍爲羨餘不之罪。御史王濟以
刑網尚繁。建議請刪定制敕。乃命張齊賢領其事。濟

孫何

預焉。刑統舊條。持杖行劫。不以贓有無悉抵歿。齊賢
議貸不得財者。濟曰。刑期於無刑。以歿懼之。尚不畏。
况緩其歿乎。因與齊賢廷爭數四。濟詞氣甚厲。目齊
賢爲腐儒。然卒從齊賢議。人以濟爲刻。而識者是之。
右司諫孫何獻五議。其一請擇儒臣。有方畧者統
兵。其二請世祿之家。肄業太學。寒雋之士。州郡推薦。
而禁投贖自媒者。其三請復制舉。其四請行鄉飲酒
禮。其五請以能授官。勿以恩慶例遷。上覽而善之。
五月戊午朔。日食。六月辛卯。詔近臣舉常參官才
堪轉運使者。丙辰。以旱免開封二十五州軍田租。

秋七月甲子詔民供億山陵者賜租什二己巳詔沿淮諸州藏瘞遺骸八月癸卯禁新小錢九月己巳詔呂端錢若水重修大祖實錄壬申賜終南隱

重修實錄

士种放粟帛緡錢冬十月丙戌朔日食戊子呂端

禮相

李至温仲舒夏侯嶠罷端器量寬恕知大體帝深重之每見其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姿儀瓌大宮庭陞峻特令梓人爲納陛至是以疾罷至亦以目疾求解政柄授武信軍節度入辭節制不允以張齊賢李沆並同章事己丑以向敏中參知政事楊礪宋湜爲樞密副使齊賢忼慨有大略以致君自負

常爲帝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帝曰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順適則近之矣帝常問李沆治道所宜先沆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沆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矣帝又語及唐人樹黨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辨耳沆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爲真姦邪是也帝曰姦邪之跡雖曰難辨久之自敗一夕內出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之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石保吉求爲使相帝以問沆沆曰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

通鑑卷十
宋紀
七
恐騰物議。帝然之。帝嘗謂沆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

論曰：人君公聽並觀，于大廷之上，而奸邪猶且混淆國是，矧密啓乎？密啓非特讒佞報復假借，將何所不至哉？李沆之言，不惟得宰相之大體，而亦可爲人君之大防矣。

丙午，許羣、臣獻著述，令兩制銓簡。帝召翰林學士王禹偁與之論文。禹偁曰：夫進賢黜不肖，闢諫諍之路，彰爲誥命，施之四方，延利萬世，此王者之文也。至于

雕織之言，豈足軫慮思較，輕重于瑣瑣之儒哉？願棄末務，大以成宗社之計。上顧曰：卿愛朕之深矣。時禹偁預脩太祖實錄，直書其事，值宰相張齊賢、李沆不協，意禹偁議論輕重其間，出知黃州。命柳開知代州，開上言曰：國家勦業將四十年，陛下紹二聖之祚，精求至治，若守舊規，斯未盡善，能立新法，乃顯神機。臣以益州稍靜，望陛下選賢能以鎮之，必須望重有威，即羣小畏服。又西鄙今雖歸朝，它日未可必保，苟有翻覆，須得人制禦。若以契丹比議，爲患更深，何者？契丹則君臣久定，蕃漢久分，縱萌南顧之心，亦須自

通鑑卷十
有思慮。西鄙積恨未泯，貪心不悛，其下猖狂，競謀兇惡，侵漁未必知足，姑息未能感恩，望常預備之。以良將守其要害，以厚賜足其貪婪，以撫慰來其情，以寬假息其念，多命人使西入甘涼，厚結其心，爲我聲援。如有動靜，使其掩襲，令彼有後顧之憂，乃可制其輕動。今甲兵雖衆，不及太祖之時，人人練習，謀臣猛將，則又懸殊，是以比年西北屢遭侵擾，養育則月費甚廣，征戰則軍捷未聞，誠願訓練禁戢，使如往日，行伍必求於勇敢，指顧無縱於後先，失律者悉誅，獲功者必賞，褫禪主將不威嚴者去之，聽斷之暇，親臨殿庭，

更召貔虎，使其擊刺馳驟，以彰神武之盛。臣又以宰相樞密，朝廷大臣，委之必無疑，用之必至當，銓摠僚屬，評品職官，內則主管百司，外則分治四海，今京朝官則別置審官，供奉殿直，則別立三班，刑部不令詳斷，別立審刑，宣徽一司，全同散地，大臣不獲親信，小臣乃謂至公。至如銀臺一司，舊屬樞密，近年改制，職掌甚多，加倍置人，事則依舊，別無利害，虛有變更。臣欲望停審官三班，復委中書樞密，宣徽院銀臺司，復歸樞密，審刑院復歸刑部，去其繁細，省其頭目，又京府大都，萬方軌則，望仍舊貫，選委親賢，今皇族宗子，

通鑑卷十
宋紀
九
悉多成長，但令優逸，無以試材，宜委之外藩，擇文武忠直之士，爲左右贊弼之任。又天下州縣官吏不均，或冗長至多，或歲年久闕，欲望縣四千戶以上，選朝官知，三千戶以上，選京官知，省去主簿，令縣尉兼領其事。自餘通判、監軍、巡檢、監臨使臣，並酌量省減，免虛費於利祿，仍均濟於職官。又人情貪競，時態輕浮，雖骨肉之至親，臨勢利而多變，同僚之內，多或不和，伺隙則致于傾危，患難則全無相救，仁義之風蕩然不復。欲望明頒告諭，各使改更，庶厚化原，永敦政本。恭惟太祖神武，太宗聖文，光掩百王，威加萬國，無賢

智而不忠

不用，無事不知，望陛下開豁聖懷，如天如海，可斷即斷，合行即行，愛惜忠直之臣，體察奸諛之黨，臣久塵著位，寢荷恩寵，辭狂理拙，唯聖明恕之。開至州葺城壘，戰具，諸將多沮議不協，開謂其從子曰：吾觀昴宿有光，雲多從北來犯境，上寇將至矣。吾聞師克在和，今諸將怨我，一旦寇至，必危我矣。即求換郡，徙忻州刺史。及契丹犯邊，開上書又請車駕觀兵河朔。十一月，契丹耶律休哥歿，休哥知畧宏遠，料敵如神，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爲之用，身更百戰，未嘗殺一無辜。鎮燕十有七年，省賦後恤孤寡，戒戍兵無犯

通鑑卷十
邊境雖馬牛逸于北者悉還之。十二月癸卯，詔三司判官舉才堪知州者各一人。是歲，溪峒吐蕃諸族勒浪十六府大首領，甘州回鶻西南蕃黎州山後蠻來貢。

二年春正月甲子，詔侍從舉升朝官可守大郡者各一人。舉入閣故事，孫何上疏曰：六卿分職，邦家之大柄也。有吏部辨考績而育人材，有兵部簡車徒而治戎備，有戶部正版圖而阜貨財，有刑部謹紀律而誅暴強，有禮部祀神祇而選賢俊，有工部繕宮室而修隄防，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故周之會麻，漢之

尚書立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綱紀，令僕率其屬，丞郎分其行，二十四司粲焉星拱。郎中負外判其曹，主事令史承其事，四海九州之大，若網在綱。唐之盛時，亦不聞別分利權，翔使額而軍須取足。及玄宗侈心既萌，召發既廣，租調不充。於是蕭景楊釗始以地官判度支，而宇文融爲租調地稅使，始開利孔，以構禍階。至于肅代，則有司之職盡廢，而言利之臣攘臂於其間矣。於是叛亂相仍，經費不充，迫于軍期，切於國計，用救當時之急，卒以權宜裁之。五代短促，曾莫是思。今國家三聖相承，五兵不試，太平之業垂統立制。

通鑑卷十一
宋紀
在此時也。所宜三部使額還之六卿。慎擇戶部尚書一人。專掌鹽鐵使事。俾金部郎中。貢外郎判之。又擇本行侍郎二人。分掌度支戶部使事。各以本曹郎中。貢外郎。分判之。則三使洎判官。雖省猶不省也。仍命左右司郎中。貢外總知帳目。分勾稽違。職守有常。規程既定。則進無掎克之慮。退有詳練之名。周官唐式。可以復矣。茲事非艱。在陛下行之爾。二月己酉。戒百官。比周奔競。有弗率者。御史臺糾之。三月丙辰。江浙發廩賑飢。甲戌。詔川峽廣南福建路官。丁憂許給驛歸。先是小官遠任遭喪。多芒屨策杖流落不

朱台符

能歸。故有是詔。閏月丁亥。帝以久旱。諭宰相曰。凡政有關失宜。相規以道。毋惜直言。轉運副使朱台符上言曰。陛下踐祚以來。彗星二見。時雨再愆。彗星見者。兵之象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宜重農以積粟。簡卒以省費。專將帥之任。以安邊。慎守令之選。以惠民。捨此數事。雖有智者。不能爲計矣。又言無名之賞賜。不急之造作。他費百端。動計千萬。加以教化未甚。行廉耻未甚。立法有滋。章之條。吏無惻隱之實。背理傷道。非爲公家忠計者。不可一二舉也。夏五月丁亥。嚴服用之制。乙巳。幸樞密使曹彬第。視疾。因詢以

曹璨
曹瑋

契丹事宜，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經營和好。帝曰：此事朕當屈節為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即久遠之利也。又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璨瑋材器皆堪為將，帝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六月戊午，曹彬卒。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成德軍節度芸之子，初為成德軍牙將，隸周世宗帳下。歷遷閣門使，奉使吳越，不受私餽。宋初，典禁旅，以至大用。至是卒，年六十九。帝哭之慟，贈中書令，追封濟陽王，謚武惠。彬前後征討，降四國主，江南、西川、廣南、湖南也。未嘗殺一不辜，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

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給宗族無餘積。君子謂彬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為宋良將第一。以工部侍郎張詠出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獲犯者數百人，詠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繩之，恐無以禁。詠曰：錢塘十萬家，飢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蠡聚為盜，則為患深矣。俟秋成，當仍舊法。秋七月甲申，初給外任官職田，以官庄及遠年逃田充之。己丑，以王顯為樞密使。壬寅，製聖教序，賜傳法院。甲辰，視國子監，召

楊礪

通鑑卷十一
學官崔偓佺講尚書大禹謨還幸崇文院賜祕書監祭酒以下器幣丙午初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設直廬於秘閣以楊徽之夏竦及呂文仲爲侍讀學士邢昺爲侍講學士更直召對詢訪或至中夜侍讀侍講之置自此始尋詔昺與杜鎬舒雅孫奭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八月癸酉楊礪卒礪字汝礪鄆縣人舉進士第一歷官樞密副使帝謂侍臣曰礪介直清苦何遽亡也即冒雨臨其喪礪居委巷車駕不能入帝爲步進嗟閔久之乙亥以曹彬配享太祖廟廷薛居正潘美石

熙載配享太宗廟廷九月庚辰朔日食契丹樞密使耶律斜軫卒斜軫有經國才明敏忠慎國人重之冬十月契丹主隆緒大舉入寇時鎮定高陽關都部署傅潛擁步騎八萬餘畏懦閉營自守將校請戰者則醜言詈之朝廷間道遣使督潛出兵合擊潛不聽范廷召忿詬曰公懼怯乃不如一嫗鈐轄張昭允又屢勸之潛不得已乃分騎八千付廷召仍許出師爲援廷召復求援於都部署康保裔保裔即領兵赴之遇虜于瀛州會暮約明日合戰而廷召潛遁保裔不之覺遲明虜圍之數重左右請易甲以遁保裔

康保裔

楊延昭

曰臨難毋苟免。正吾效死之日也。遂決戰數十合，殺傷甚衆，兵盡矢絕，而援不至，保裔歿之。契丹乘勝攻遂城，城小無備，衆情危懼，守將楊延昭業之子也，集衆登陴固守，以俟援兵。會天大寒，汲水灌城上，倏忽爲冰，堅滑不能登，契丹兵乃引去。掠祁趙邢洛州，遂自德棣濟河掠淄齊。詔聽邊民越拒馬河塞北市易，知雄州何承矩上言曰：緣邊戰權司自洶河至泥姑海口，屈曲九百餘里，此天險也。太宗置砦一十六鋪，百二十五，廷臣十一人，戍卒三千餘部，舟百艘，往來巡警，以屏姦詐，則緩急之備，大爲要害。今聽公私

貿市，則人馬交度，深非便宜。且砦鋪皆爲虛設矣。疏奏，即停前詔。十二月，帝親禦契丹，以李沆爲東京留守，甲寅，駕發京師。次陳橋，戊午，駐蹕澶州。辛酉，宴從臣于行宮，以王超等督先鋒，示以陣圖，俾識部分。壬戌，賜近臣甲冑弓劍，幸浮橋，登臨河亭，賜澶州父老錦袍茶帛。甲子，次大名，錢若水疏曰：孫武著書，以伐謀爲主，漢高將將，以用法爲先，伐謀者，以將帥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以朝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傳潛領雄師數萬，閉門不出，坐視邊寇，俘掠生民，上孤委注之恩，下挫銳師之氣，蓋潛輩不能制勝，朝廷未

楊延朗

楊嗣

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命者斬。今若斬潛以狗。然後擢如楊延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將萬人。間以強弩。分路討除。孰敢不用命哉。敵人聞我將帥不用命。退則有歿。豈獨思遁。抑亦來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可以坐清邊塞。然後鑿輅還京。天威懾於四海矣。臣嘗讀前史。周世宗即位之始。劉崇結契丹入寇。契丹遣其將楊衮領騎兵數萬隨崇至高平。當時儒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太原。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即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其後

收淮甸。下秦鳳平關南。特席捲爾。以陛下之神武。豈讓世宗乎。此今日禦敵之奇策也。若將來安邊之術。請以近事言之。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位皆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

通鑑卷十一
宋紀
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置巡檢之名，俾遞相救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警矣。孫何上疏曰：陛下嗣位以來，訓師擇將，可謂至多。以高祖之大度，兼蕭王之赤心，神武冠於百王，精兵倍於前代，分閫仗鉞者，固當以身先士卒為心，賊遺君父為耻，而列城相望，堅壁自全，手握強兵，坐違成筭，遂使腥羶得計，蛇豕肆行，焚劫我郡縣，係累我黎庶，陛下攄人神之忿怒，憫河朔之生靈，爰御六師，親幸澶魏，天聲一振，敵騎四逃，雖鎮定道路已通，而

德棣烽塵未息。此殆將帥或未得人，邊奏或有壅闕，鄰境不相救援，糗糧須俟轉輸之所致也。將帥者何，或恃勇無謀，或忌功玩寇，但全城堡，不卹人民，邊奏者何，護塞之臣固祿守位，城池焚劫，不以實聞，老幼殺傷，託言他盜，不救援者何，緣邊州縣，城壘參錯，如輔車唇齒之相依，若頭目手足之相衛，託稱兵少不出，或待奏可乃行，俟輦輸者何，敵騎往還，焱馳鳥逝，贏糧景從，萬兩方行，迨乎我來，寇已遁去，此四者當今急務，擇將帥則莫若文武之內，參用謀臣，防壅闕則莫若凡奏邊防，陛見廷問，合救援則莫若督以軍

通鑑卷十
宋紀
令聽其便宜、運糗糧、則莫若輕齎疾驅、角彼蹇捷、今大駕既駐鄴下、契丹終不敢萌心南牧、所慮荐食者、惟東北無備之城、繕完周防、不可不慎、且蠱蠱有毒、豺狼無厭、今契丹西畏大兵、北無歸路、獸窮則搏物、不可輕、餘孽尚或稽誅、奔突亦宜預備、大河津濟處、處有之、亦望量屯禁兵、扼其要害、則請和之使不日、可待、帝覽而嘉之、及傅潛逗撓無功、何又請斬潛以狗、丁卯、召見大名父老勞賜之、聞康保裔歿、優詔賻恤、贈侍中、錄其二子一孫、召傅潛還、流之房州、三年、春正月己卯朔、駐蹕大名府、契丹知帝親征、乃

宋湜

縱掠而去、丁亥、范廷召等追取契丹于莫州、斬首萬餘級、盡獲所掠、餘寇遁出境、壬辰、宋湜卒、湜字持正、長安人、歷官樞密副使、器識冲遠、好學美文、詞喜汲引後進、又好趨人之急、當世士流翕然仰之、卒年五十一、謚忠定、甲午、益州戍卒作亂、推王均爲首、初、神衛卒戍益州、以都虞候王均董福分領之、福御衆有法、所部皆優贍、均好飲博、軍裝悉以給費、及帝幸河朔、兵馬鈐轄符昭壽與知益州牛冕大閱于東郊、蜀人趨觀之、二軍衣服鮮備不等、均衆由是慙憤、而昭壽亦驕恣侵虐、軍士素怨之、是月朔、戍卒趙延

董福

劉紹榮死節

順等八人爲亂，遂殺昭壽。益州官吏方賀正日，聞變皆奔竄。知州牛冕與轉運使張適縋城而去。惟都巡檢使劉紹榮冒刃格鬪，衆寡不敵，叛卒尚未有主，欲奉紹榮。紹榮攝弓矢罵曰：「我本燕人，棄虜歸朝，豈能與爾同逆邪？」亟見殺。終不負朝廷也。監軍王澤召王均謂曰：「汝所部爲亂，盍往招安之。」至是叛卒見均，即擁之爲主。紹榮自經死。均遂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署置官稱，以小校張錯爲謀主。均率衆攻陷漢州，進寇縣州不克，直趨劍州。爲知州李士衡所敗，還保益州。帝將發大名，聞之以戶部使雷有終爲川峽招安

李士衡

雷有終

使李惠石普李守倫並爲巡檢使，給步騎八千往討之。上官正李繼昌等皆隸焉。庚子，帝至自大名。上之在大名也，詔調丁夫十五萬修黃河，監察御史王濟以爲勞民，請徐圖之。乃命濟馳往經度，還奏省其什六七。張齊賢以河決爲憂，因對并召濟入見。齊賢請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亦陰陽災沴所致。宰相若能和陰陽，弭災沴，爲國家致太平，河之不決，臣亦可保。」齊賢曰：「若是則今非太平邪？」濟曰：「北有胡寇，西有繼遷，兩河關右歲被侵擾，以陛下神武英略，苟用得其人，可以馴致。今則未也。」上動容獨留濟問。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以邊事退而署備邊策十五條以獻未幾選官判大理寺欲得剛正不回者上曰王濟近之即以命濟知蜀州楊懷忠聞王均作亂即調鄉丁會諸州巡檢兵討之懷忠入益州焚城北門至三井橋與賊黨戰數合懷忠不利而退復檄嘉眉等七州合兵再攻益州敗之乘勝逐賊至州南十五里砦于鷄鳴原以俟王師均亦閉城自固二月癸亥王顯罷以周瑩王繼英並知樞密院事王旦同知院事初旦爲翰林學士嘗奏事退帝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此人也以錢若水爲集賢院學士知開封府帝出手詔詢若

水備禦翦滅北虜之術若水上疏曰臣讀前史論匈奴者多矣若漢婁敬樊噲李布賈誼晁錯主父偃徐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董仲舒之所陳特和親征伐之二議唐李靖魏徵溫彥博郭正一狄仁傑之所及亦不過戰守之兩端晉桑維翰不背約之言出於微弱故相趙普請回軍之奏姑冀息民悉非遠謀臣所不取嚴尤謂自古禦戎無上策臣竊笑之守在四夷制勝以靜非上策而何臣聞唐魏博一鎮爾兵戎固不衆於今日而胡騎未嘗南牧者以幽薊爲北門扼其險阻故也石晉割地之後由定武達滄海千里受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敵雖設二關鎮之以重兵。莫可以禦。故晉末度長河。漢初復擾邊徼。以周世宗之英武。曾未能絕其寇。中山窺上黨。今御札詢備禦剪滅之術。臣以爲不得幽州。未可剪滅也。後唐莊宗在河北。命周德威取幽州。然後南向而爭天下。蓋先有萬全之計。使不能勝。此善用兵者也。夫戰守不同心。將不能料敵。重兵在外。輕兵在內。則今之所患也。臣願陛下選智謀。可以任邊郡者。聽召壯士以爲部曲。而官爲廩給之。又募民爲招收軍。厚其糧賜。蠲其租賦。彼供輸兩地。各有親屬。則敵之動息得以知之。如是同心。將能料敵。而在

外者皆輕兵矣。然無以統衆。則不能用衆。無以制勝。則不能必勝。故必擇大臣領近鎮。提重兵以專闔外之事。有警則督戰。已事則班師。旣無舉兵之名。又得馭兵之要。三軍同力。上下一心。備禦之方舉在此矣。若乃患民力之困。則廣邊地之營田。患戍卒之驕。則嚴將帥之法。令古語有之曰。法不可移。令不可違。又曰。功不勸。謂之止善。罪不懲。謂之縱惡。晉太祖用郭進守西山。遣戍卒必戒之曰。汝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兵未嘗小劔。臣願陛下推太祖所以待進之心。而待諸將。則法令不

知兵二字
如若水庶
不忝

患不嚴勸懲不患不至矣帝善其議謂左右曰若水
儒臣中知兵者也雷有終等至益州時都巡檢使張
思鈞已克復漢州有終遂進壁升仙橋賊出攻砦有
終擊走之丁卯益州王均開城偽為遁狀雷有終
與上官正石普帥兵徑入分剽民財部伍不肅賊閉
關發伏布牀榻于路口官軍不得出因為所殺有終
等緣堞而墜得免李惠歿之官軍退保漢州益州城
中民皆奔迸四出復為賊黨追殺或囚繫之支解族
誅以恐眾又脅士民之少壯者為兵先刺手背次髡
首次黥面給軍衣令乘城與舊賊黨相間有終署榜

李惠

招之至則署其裝袂釋之日數百人丙子帝賞花
苑中召從臣宴射帝作賞花釣魚詩從臣皆賦三
月戊寅朔日食詔天下凡所解舉人不得獨考藝
能須察訪行實乃許起送夏四月庚戌呂端卒端
字易直幽州人餘慶第也以父廕致位宰相器量宏
大輕財好施不畜貲產卒年六十六謚正惠諸子貧
質其居第帝贖還之孫誨乙卯葬李皇后于永熙
陵五月丁卯詔天下死罪減一等流以下釋之謀
故劫殺坐賊枉法論如律六月己未太白晝見
丁卯以向敏中為兩河宣撫大使以大兵之後特命

重臣巡慰河北河東訪民疾苦。秋七月己亥以侍

讀學士夏侯嶠侍講邢昺為江浙巡撫使。八月辛

亥京東水災遣使安撫。九月壬寅張永德卒永德

字抱一陽曲人初周太祖后柴氏本唐莊宗之嬪御

莊宗沒明宗遣歸其家父母迎諸途遇大風雨止于

逆旅數日有一人過其門蔽衣不蔽體柴見之驚曰

此何人邪逆旅主人曰郭雀兒也柴異其人欲嫁之

父母恚曰汝出自掖庭奈何欲嫁此人柴曰此貴人

也必欲嫁之遂昏于逆旅中所謂雀兒即郭威也柴

每資以金帛使事漢高祖授供奉官柴父好獨寢人

張永德

傳其能司冥間事家人問之不答其妻醉之酒乃曰

昨見郭雀兒已作天子矣時郭威將兵征淮南過宋

州先有男女各一人不知所從來傭力于市以食父

老勸相配為夫婦及郭威至市人聚觀女子在羣衆

中呼曰此吾父也郭威使前問之信其女也相持而

泣將攜之以行女曰我已有夫矣召視之曰此貴人

也乃俱挈之軍中奏補供奉官即永德也漢命永德

押賜昭義節度使常遇生辰禮物遇威之外兄弟也

威時鎮鄴有密詔付遇永德在潞州聞之因謂遇曰

郭公被讒今日之詔得非蒞殺永德邪遇驚曰何謂

也。永德曰：奸邪蠹政，郭公誓清君側，願且以永德屬吏。遇曰：君視丈人事，得成否？永德曰：必成。以柴父夢為驗。未幾，威篡漢，即位為周太祖。除永德為駙馬都尉，妻為晉國公主。永德居睢陽，比鄰有書生臥疾，療之獲痊，來謝，因乞水銀五兩。永德與之，即以置鼎中。有頃，成白金，將別。永德求其術，書生曰：吾不吝此，慮損君福。永德留之，固辭去。曰：後當見淮上。周世宗用兵壽春，永德從之。見一僧，乃管書生也。謂永德曰：若見二屬豬人，善事之，當保五十年富貴。時宋祖為周點檢。永德問其年，生於亥。見太宗，問其年，亦生於亥。

石普

永德皆傾身事之。宋祖即位，授武勝軍節度。太平興國中，拜左衛上將軍，真宗封衛國公。知天雄軍。卒年七十三。冬十月甲辰，雷有終復益州。初，賊由升仙橋分路襲王師，有終帥兵逆擊，大敗之。王均單騎還城，遂撤橋塞門。有終與石普進屯於城北，分遣將校攻城三面。賊出戰，屢敗。然王師每薄城，輒會雨，城滑不能上。有終命為洞屋以進，均亦對設敵樓以相拒。有終遣卒焚之，賊由是消阻。復築月城以自固。有終令卒蒙瓊秉燧以入，悉焚其望櫓機石。先遣東西南北砦，鼓譟攻之。有終普分主洞屋而前，遂入城，大敗之。

楊懷忠

均夜與其黨二萬餘突圍而遁有終疑有伏遣人縱火城中明日執嘗受偽署者數百人悉焚殺之時謂冤酷均既走所過斷橋塞路焚倉庫而去己丑雷有終遣楊懷忠追王均至富順及之大敗其衆因張旗鳴鼙入城均方在監署中與蠻酋飲其黨多醉不能支吾均乃縊歿懷忠取均首及僭偽法物旌旗甲馬甚衆擒其黨六千餘人詔進有終懷忠等秩流牛冕儋州張適連州丙寅以翰林學士王欽若知制誥梁顥為川峽安撫使召知雄州何承矩還拜引進使州民詣闕借留詔嘉獎復遣之承矩上言曰契丹輕

屯田	水利
----	----

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以馳騁為容儀以弋獵為耕釣櫛風沐雨不以為勞露宿少行不以為苦復恃騎戰之利故頻年犯塞臣聞兵有三陣日月風雲天陣也山陵水泉地陣也兵車士卒人陣也今用地陣而設險以水泉而作固建設陂塘綿亘滄海縱有敵騎安能折衝昨者契丹犯邊高陽一路東負海西抵順安土庶安居即屯田之利也今順安西至西山地雖數軍路纔百里縱有丘陵岡阜亦多川瀆泉源因而廣之制為塘埭自可息邊患矣今緣邊守將多非其才不悅詩書不習禮樂不可守疆界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制御無方、動誤國家、雖提貔虎之師、莫遏犬羊之衆、
臣按兵法、凡用兵之道、按之以計、而索其情、謂將孰
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
孰明、此料敵制勝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否則
必敗、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也、伏望慎擇良
吏、出牧邊民、厚之以俸祿、使悅其心、借之以威權、使
嚴其令、然後深溝高壘、秣馬厲兵、爲戰守之備、修仁
立德、布政行惠、廣安輯之道、訓士卒、闢田疇、勸農耕、
畜芻粟、以備凶年、完長戟、修勁弩、謹烽燧、繕保戍、以
防外患、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如此則邊城按堵矣、臣

任將尤任
牧

又聞古之明王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
不虞、齊桓晉文、皆募兵以服鄰敵、故強國之君、必料
其民有膽勇者、聚爲一卒、樂進戰、効力以顯忠勇者、
聚爲一卒、能踰高、赴遠、輕足善鬪者、聚爲一卒、此二
者、兵之練銳、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况小大
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
以蠻夷伐蠻夷、中國之形也、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
滅、常惠用烏孫、而邊鄙寧、且聚膽勇、樂戰輕足之徒、
古稱良策、請試行之、且邊鄙之人、多負壯勇、識外邦
之情僞、知山用之形勝、望於邊郡、置營召募、不須品

通鑑卷十一
宋紀
度人才、止求少壯、有武藝者萬人、俟契丹有警、令智勇將統而用之、必顯成功、乃中國之長策也、又如摧塲之設、蓋先朝從權立制、以惠契丹、縱其渝信犯盟、亦不之廢、似全大體、今緣邊摧塲、因其犯塞、尋即停罷、去歲以臣上計於雄州置塲賣茶、雖貨貨並行、而邊氓未有所濟、乞延訪大臣、議其可否、或文武中有抗執獨議、是必別有良謀、請委之邊任、使施方畧、責以成功、苟空陳浮議、上惑聖聰、祇如靈州足爲證驗、况茲契丹、又非夏州之比也、知黃州王禹偁上疏曰、臣際會昌辰、忝冒通籍、凡有見聞、皆合論奏、然而

言關災異、事涉機宜、苟非不諱之朝、即恐犯時之忌、今者不避逆耳、用明匪躬、臣本州去年十一月、城南長圻村兩虎夜鬪、一虎歿、食之殆半、當時即欲密奏、值鑾駕北征、旣非吉祥、難聞行在、臣但只隄防盜賊、撫恤軍民而已、又今年八月十三日、十四日夜、羣鷄忽鳴、至今時復夜鳴未止、又十月十三日、雷聲自西北起、與盛夏無殊、臣伏讀洪範五行傳、及春秋災異、史記天官書、兩漢五行天文志、以此詳按、虎者毛蟲屬、金失其性、則有毛蟲之祲、又云、虎相食者、其歲當大飢、鷄者羽蟲屬、火失其性、則有羽蟲之祲、又

通鑑卷十一
宋紀
云、鷄夜鳴、主兵革、晉人聞雞夜舞是矣、雷者震也、屬水、木失其性、則有冬雷之祲、又云、發雷之地、飢饉、此皆得於儒學、不在禁書、然事有數年而後應者、亦有終不應者、要在臣下無隱、帝王盡知、或修德以荅天心、或設備以防時難、故詩曰、畏天之怒、不敢戲豫、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只如咸平元年、彗星出、呂端等請臣作避位表、臣具言星見虛危、齊分、請于青齊間、設備以應天戒、端等俱以爲然、不知自後作何措置、臣緣不在司言之地、不敢侵官、去年胡虜犯邊、果入齊地、是天以文象告人、人不自知備也、端雖物故

李沆以下皆見臣言、今黃州有此災祥、不能依前寢默、唯祲不勝德、終無累於聖明、而遇事敢言、亦粗申於忠鯁、今年禾小稔、臣下無虞、然恐應在它時、即合先有制置、伏望陛下恕臣拙直、察臣愚衷、令淮甸之間、防飢荒之事、假令災祥不驗、猶勝臨事無備矣、臣又念古之循吏、政感神靈、宋均猛虎渡江、臣則有虎相食啗、魯恭雉馴桑下、臣則有羣鷄夜鳴、百里嵩甘雨隨車、臣則有冬雷暴作、此皆臣化人無狀、布政失和、合寘常刑、亦當自劾、又慮他人陳奏、臣則有味蔽之愆、上爲之憮然、十一月丙申、張齊賢罷、齊賢與

得體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李沆不相得、日南至朝會、齊賢被酒失儀、遂坐罷、
十二月丙寅、開封府奏獄空、詔嘉之、濮州盜夜入
城、略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王禹偁聞而奏疏、略
曰、伏以體國經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設險
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
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偽、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
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徹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領
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
實同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
縣、爲強幹弱枝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

值發兵挽漕、關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城
池頽圯、鎧仗不完、及徙維揚、稱爲重鎮、乃與滁州無
異、嘗出鎧甲三十副、與巡警使臣、發弩張弓、十損四
五、蓋不敢擅有修治、上下因循、遂至于此、今黃州城
雉器甲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爲災、盜賊竊發、雖思
禦備、何以支吾、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
僞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維世、久則弊生、救
弊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固不可膠柱而鼓瑟也、
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池墮圯一也、兵仗不完二
也、軍不服習三也、濮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紆

通鑑卷十一
宋紀
辰斷許江淮諸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並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略之虞矣疏奏上嘉納之詔選官校勘三國志晉唐書或有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者帝以語宰相畢士安曰惡以戒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帝然之遂命刊刻

宋元通鑑卷第十

宋元通鑑卷第十一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十一 起辛丑至癸卯凡三年

真宗二

咸平四年春正月辛巳幸范廷召第視疾 甲申詔益州因城亂殺傷劫盜除官吏外皆釋不問乙酉命收瘞西州遺骸 二月丁未祈雨丁巳幸大相國寺上清宮祈雨戊午雨帝方臨軒決事霑服不御蓋壬戌詔羣臣子弟奏補京官者試一經 甲子釋通

通鑑卷十一
負官物者二千六百餘人，蠲逋負物一百六十餘萬，已納而非理者，以內府錢還之，沒者給其家。丙寅，詔從臣各舉賢良方正直言敢諫者一人。三月丁丑，風霾，帝謂宰相曰：「卿等思闕政以佐予治，李沆等乞免官，不許。」帝又謂宰相曰：「軍國之事，無巨細必與卿等議之。朕未嘗專斷，卿等固亦無隱以副朕意。」秘書丞孫冕上言曰：「在京諸司，每以常行事務，詣便殿取裁，况邊事煩劇，聖慮焦勞，務在依違，互相蒙蔽，以圖保位，甚非稱職。」唐景龍中，名臣姚廷均奏言律令格式陳之象，魏奉而行之事，無不理比。見諸司官寮

孫冕

不能遵守，事無巨細皆悉奏聞，且為君在乎任臣，為臣在乎奉法，萬機之繁，不可徧覽，所以設官分職，委任責成。古帝王垂拱之化，蓋在於此。自古若軍國大事及條式無文者，聽奏取旨，餘據章旨合行者，各令準法處分，其別生凝滯，故有稽遲。望許御史奏劾，帝曰：「冕之此奏，頗知大體，當下詔切戒之。」分川峽為益利梓夔州四路。庚寅，以呂蒙正向敏中同平章事。司天監進儀天曆。辛卯，王化基罷知揚州。以王旦參知政事，馮拯陳堯叟並同知樞密院事。夏四月，回鶻來貢，願助討李繼遷。癸丑，詔置朝集院。

蠲負至一
百六十餘
萬汰冗至
十九萬餘

院既成，詔陞朝官以上到關，並館于院中，官給公券，出入則乘馬，開封府差兵士隨直，惟可至廟堂省部，銓曹官廳而已。欲出入市廛不可得也。故陞朝官以上造朝，俟所幹置悉備，方敢報閣門放見。蓋閣門即日關，報朝集院，開封即迎入院中，雖不可出入，而同院中士大夫，日夕遊從，或商確文字，或彼此詢問風土，其與栖栖逆旅者大不侔矣。已未，以王欽石參知政事。五月戊子，亳州貢白兔，還之。六月癸卯，汰天下冗吏十九萬五千八百餘人，選曹為清。丁卯，詔頒九經于州縣學校，及聚徒講誦之所。戊申，出

陣圖示宰相，命督將練士以備北邊。秋七月庚午，以河朔餽運勞民，詔轉運使減徭存恤。八月，帝以趙保吉雖入貢而鈔劫益甚，乃以張齊賢為涇原諸路經略使。齊賢言靈武孤城，亦不可棄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于危亡之地。通判永興軍何亮復上安邊書，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舍之則戎狄之利廣且饒矣。一患也。自環慶至靈武，凡千里，西域戎狄合而為一，二患也。冀北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無匹馬南來，咸取足乎西域。既剖分為二，其右乃西戎之東偏，實為夏賊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如舍靈武則合

而爲一夏賊桀黠，俾諸戎不得貨馬，則未知戰馬何從來。三患也。請築溥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之糧道。靈武居絕域之外，不築此二城，爲唇齒，與捨靈武，何以異哉？帝不能決。詔羣臣議。棄守之宜。楊億上疏曰：臣嘗讀史，見漢武北築朔方之郡，平津侯諫以爲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上使辯士朱買臣等發十策以難平津。平津不能對。臣以爲平津爲賢相，非不能折買臣之舌。蓋所以將順人君之意爾。舊稱朔方地在要荒之外，聲教不及。元朔中大將軍衛青奮兵掠地，列置郡縣。今靈州蓋朔方之故墟。僻介西

鄙，數百里間，無有水步烽火亭障，不相望。當其道路不壅，饜饋無虞，猶足以張大國之威聲，爲中原之翰蔽。自邊境屢驚，兇黨猖熾，爵賞之而不恭，討罰之而無獲。自曹光實、白守榮、馬紹忠及王榮之敗，資糧靡屨，所失至多。將士丁夫相枕而死，以致募商人輸帛入穀，償價數倍。孤壤築城，邊民繹騷，國帑匱乏，不能制邊人之命。及濟靈武之急，數年之間，兇黨逾盛。靈武危堞，巋然僅存。河外五城，繼聞陷沒。但堅壁清野，坐食糗糧，閉壘枕戈，苟度朝夕，未嘗出一兵馳一騎，敢與之角。此靈武之存，無益明矣。平津所言罷散中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國以奉無用之地，正今日謂也。臣以爲存有大害，棄
有大利。國家輓粟之勞，士卒流離之苦，悉皆免焉。堯
舜禹聖之盛者也，地不過數千里，而明德格天，四門
穆穆。武丁成王，商周之明主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
不過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太原，而頌聲并作，號
爲至治。及秦漢窮兵拓土，肝腦塗地，校其功德，豈可
同年而語哉？晉西漢賈捐之建議，棄朱崖，當時公卿
亦有異論，元帝力排衆說，奮乎獨見，下詔廢之，人頌
其德。故其詔曰：議者以弃朱崖，羞威不行，夫通于時
變，即憂萬民之饑餓，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

備，况乎避不嫌之辱哉？臣以爲類于靈武也。必以失
地爲言，即燕薊八州，河湟五郡，所失多矣，何必此爲？
臣竊惟太祖命姚內斌領慶州，董遵誨領環州，統兵
裁五六千，悉付以闡外之事，士卒効命，疆場晏然，朝
廷無旰食之憂，疆場無羽書之警，臣乞選將臨邊，賜
給廩賦，資以策略，許便宜而行，儻寇擾內屬，撓之以
勁兵，示之以大信，懷荒振遠，諭以賞格，彼則奔潰，衆
叛，安能與大邦爲敵哉？若欲謀成廟堂，功在漏刻，臣
以爲彼衆方黠，積財猶豐，未可以歲月破也。直須棄
靈州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爾。如臣之策，得驍將數

人提銳兵一二萬給數縣賦以資所用令分守邊城則寇可就擒而朝廷得以無虞矣帝訪於左右輔臣咸以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惑之李沆曰保吉未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以王超爲西面行營都部署將步騎六萬援靈州齊賢又請募江南丁壯以益戍兵帝曰此不惟人心動搖抑使南方之人遠戍西鄙甚不便也寢其奏

富弼曰戍守之兵自古以客軍爲非便蓋不諳邊

事之艱苦不識山川之險易守則不固戰則多敗其數雖多未若土兵少而精也真宗不從齊賢之請得守邊之策矣

李至卒至字言幾真定人七歲而孤鞠於飛龍使李知審家舉進士歷官參知政事知審因至官至金吾衛大將軍知審卒至即逐其養子以攘其資士論薄之九月趙保吉寇清遠軍都監段義叛降于保吉都部署楊瓊擁兵不救城遂陷保吉勢益張大復攻定州懷遠又掠輜重至唐龍鎮副都部署曹璨以蕃兵邀擊敗之冬十月王禹偁卒禹偁字元之濟州

李至不終

鉅野人九歲能文畢士安一見甚器之舉進士歷官翰林詞學敏贍遇事敢言為文著書多涉規諷以是不為流俗所容屢見擯斥歷知黃州有虎鬪鷄鳴冬雷之異嘗上疏引洪範傳陳戒語在前東帝遣內侍乘驛勞問醮禳之詢日官云守土者當其咎上惜禹備才遂命徙蘄州禹備上表謝有宣室鬼神之間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之語帝異之及是至郡未踰月而卒訃聞上甚悼之厚賻其家契丹主冊其后蕭氏為齊天皇后契丹謀入寇朝廷聞之以王顯為鎮定高陽關三路都部署王超副之是月

顯與契丹戰于遂城大敗之戮二萬餘人契丹進次滿城而還十一月壬申知階州竇玘獻白鷹還之十二月丁未詔蜀賊王均既平除追捕亡命餘註誤之民並釋不問訛言動眾者有司斬以聞丙寅太白晝見南斗閏月戊寅李繼遷蕃族訛遇等歸順已卯以兵部尚書張齊賢為右僕射太常寺言樂工習藝不精每祭享郊廟止奏黃鍾宮一調未嘗隨月轉律望示條約乃命翰林侍讀學士夏侯嶠判寺郭贄同按試擇其曉習月律者悉增月俸自餘權停廩給再俾學習以獎勵之雖頗振綱紀然亦未能

精備蓋樂工止以年勞次補而不以藝進至有抱其器而不能振作者故難於驟變

張凝

五年春正月壬戌環慶部署張凝襲焚諸蕃族帳二百斬首五千降千人帝以上元御樓見人物繁盛因命舉酒賜侍臣曰天下富庶如此嘉與卿等共舉此觴李沆辭避至數四訖不受帝爲之色變翌日王旦謁之逡巡語及力辭酒事沆曰天下庶事尚多有未濟者人主豈得言治安遂極論治體以爲自古人主好尚之弊有三不好色則好兵不好兵則好神仙以沆觀之聖性如此必無好色好兵之累第恐異日

裴濟死節

爲方士所惑沆老矣思念相公適當之耳二月乙酉詔邊士疾病戰沒者冬春衣聽給其家三月丁酉趙保吉陷靈州先是知州裴濟謀輯八鎮興屯田之利民甚賴之保吉大集蕃部來攻濟被圍餉絕刺指血染奏求救兵不至城遂陷濟歿之保吉以州爲西平府居焉帝得報悔不用李沆之言詔王超屯

洪湛

永興軍庚戌比部員外郎洪湛坐同王欽若知貢舉事敗流儋州時河陰民常德方訟臨津縣尉任懿賂欽若得中第事下御史臺劾治初欽若知貢舉懿舉諸科寓僧仁雅舍仁雅識僧惠秦者與欽若厚懿

與惠秦約以銀三百五十兩賂欽若書其數於紙令
惠秦持去會欽若已入院屬欽若客納所書于欽若
妻李氏惠秦滅所書銀百兩欲自取之李氏令奴祁
睿書懿名於臂并以所約銀告欽若懿再入試第五
場睿復持湯飲至貢院欽若密令奴索取銀懿未即
與而登科去仁雅馳書河陰始歸之德方得其書以
告御史中丞趙昌言昌言以聞既捕祁睿等亦請逮
欽若屬吏祁睿本亳小吏雖從欽若久而名猶隸亳
州欽若乃言嚮未有祁睿惠秦亦不及門帝方顧欽
若厚命邢昺與邊肅毋賓古閻承翰等於太常寺別

趙昌言

鞠之懿更云妻兄張駕識知貢舉官洪湛嘗俱造湛
門始但以銀屬二僧不知達主司爲誰昺等遂誣湛
受懿銀湛適使陝西還而獄已具時駕且歿睿又悉
遁去欽若因得固執祁睿休役後始傭于家它奴使
多新募不識惠秦故皆無證驗而昺力爲欽若辯以
湛抵罪坐削籍流儋州欽若獲免方湛代王旦入知
貢舉懿已試第三場及官收湛贓家無有也乃以湛
假梁顥白金器輸官湛竟歿貶所人知其冤而欽若
恃勢人不敢言工部尚書趙昌言知雜御史范正辭
並坐故入欽若貶昺自是厚被寵顧皆欽若爲之也

已未御試禮部舉人賜王曾進士及第第一是科又得韓億夏四月壬申詔陝西民輓送緣邊芻糧者賜租之半五月癸卯代州進士李光輔善擊劍詰闕帝曰若獎用之民悉好劍矣遣還六月都城大雨壞廬舍民有壓死者賑恤其家趙保吉寇靈州知州衛居實大敗之秋七月甲午朔日食乙巳張齊賢言隱士种放孝行純至簡朴退靜可厲風俗下詔召之八月乙酉河西蕃族拽浪南山等四百人內附九月戊申种放至京師以幅巾入見對于崇政殿賜坐詢以民政邊事放對曰明王之治愛民而

衛居實

种放不終

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即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乙卯賜种放第宅錫予甚厚時召對焉明年請暫還山許之遷起居舍人放既還後數朝京師東封西祀無不預祿賜既豐遂飾輿服置田長安强市爭訟時論薄之王嗣宗守京兆放至通判以下羣拜放恃恩驕倨垂手接之不爲答及嗣宗至放召諸姪出拜嗣宗坐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通判以下拜君君扶之而已乃今此輩白丁耳嗣宗狀元及第名位不輕胡爲不得坐受放曰君以手搏得狀元耳亦何足道嗣宗遂上疏言放實空踈專飾詐盜名陛下不

王嗣宗

魏野

杜鎬

向敏中不終

張齊賢不終

嗣宗不終

察優以殊禮擢為顯官臣恐天下竊笑且陛下召魏野野閉門避匿而放交結權貴以希薦達因挾擿放不法事極其醜詆上雖兩不之間而待放之意寢衰杜鎬嘗因宴餞誦北山移文以譏之放不之愧沙州將曹宗壽殺其歸義軍節度使曹延祿而代之遣使入貢方物詔授本軍節度使宗壽延祿之從子也多十月辛巳涇原部署繫內屬蕃族數叛者九十一人請誅之詔釋其罪丁亥向敏中罷初薛居正之子惟吉既歿其孫安上不肖有詔不許貿易居第敏中違詔質之安上嫡母柴氏無子欲攜貲產改適

張齊賢安上訴其事柴遂誣敏中嘗求娶已不許以是陰庇安上帝以問敏中敏中言臣近喪妻不復議昏柴又伐登聞鼓訟之遂下御史臺按問因得敏中質宅之狀京兆尹王嗣宗忌敏中會入對復言敏中議娶王承衍女第密約已定但未納采耳帝詢諸王氏得其實以敏中前言為妄罷為戶部侍郎出知永興軍齊賢亦坐柴事責授太常卿分司于洛時將議親郊王嗣宗奏言郊禮煩費望行謁廟之禮而推慶賜呂蒙正曰前代停郊謁廟蓋因災沴今無故罷禋祀典禮無據帝曰郊壇一日之費所省幾何殊非

御變

寅恭事天之意，因詔三司餘瀆祀可省。十一月壬寅，祀天地于園丘，大赦。丁未，以白州民黃受百餘歲，賜粟帛。十二月壬午，賜京城百歲老人祝道，命爵一級。向敏中知永興軍，會邦人大儻，有告禁卒欲倚儻爲亂者，密使麾兵被甲衣袍，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閱，無一人預知者，命儻入先令馳騁于中門外，後召至階，敏中振袂一揮，伏卒齊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即席誅之，勦訖屏戶，亟命灰沙掃庭，張樂宴飲，賓從股慄。

六年春二月庚辰，以六合酋長潘羅支爲朔方節度

使，時知鎮戎軍李繼和言潘羅支願戮力討趙保吉，請授以刺史，張齊賢請封爲六合谷王，兼招討使，帝以問宰相，皆曰羅支已爲酋帥，授刺史太輕，未領節鎮，加王爵非順，招討使號不可假外夷，乃授朔方節度使，靈州西面都巡檢使羅支表言感朝廷恩信，憤保吉倔強，已集騎兵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帝許之。庚寅，屯田員外郎盛梁坐受賂枉法，流崖州。

三月辛卯，綏州東山蕃部軍使拽白等內屬。夏四月，趙保吉寇洪德砦，蕃將慶香擊走之。契丹遣南府宰相耶律奴瓜及統軍使蕭撻凜寇定州之望都。

慶香

王繼忠

王超不終

任人
黃觀

通鑑卷十一
宋紀
高陽關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大將王超桑贊等帥兵赴之。至康村與奴瓜戰。繼忠陣東偏為敵所乘。斷餉道。超贊皆畏縮退師。繼忠獨與麾下躍馬馳赴。服飾稍異。契丹識之。圍數十重。士皆殊死戰。且戰且行。傍西山而北。至白城。力不能支。遂被執。帝聞之。謂其已死。優詔贈官。繼忠見契丹主于炭山。蕭太后知繼忠才賢。授戶部使。繼忠固言南北通好之利。契丹主然之。馬知節自益州徙知延州。朝議擇可代者。帝以張詠前在蜀治政優異。復自永興徙知益州。民間詠再至。皆鼓舞相慶。轉運使黃觀上其治狀。下詔褒美。

宋家元氣

會遣謝濤巡撫西蜀。帝因令傳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五月甲午。太白晝見。辛亥。錄望都將士戰沒子孫。鎮州副都部署李福坐望都之戰。臨陣退衄。削籍流封州。六月丁亥。以寇準為三司使。復鹽鐵度支戶部副使。時陳恕罷。恕久領三司。帝初即位。嘗命條具中外錢穀。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固求館殿之職。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恕薦準。準至三司。檢尋恕前後改革興立之事。類為冊。及其所出榜。別用新板。躬

通鑑卷十一
宋紀
至恕策請判押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恕精于吏理深刻少恩人不敢干以私掌利權十餘年強力幹事胥吏畏服秋八月庚午太白晝見丙子詔環慶秋田經寇踐傷者頃賜粟十五斛民被掠者口賜米一斛蠲棗州民租十之三九月丙申出內府繒帛市穀實邊甲辰呂蒙正以疾力辭拜太子太師萊國公罷相宋自有天下三居相位者蒙正趙普耳未嘗以親戚微寵蒙正子從簡當奏補舊制宰相奏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加朝階蒙正奏曰臣管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六品京官

惜福

况天下材能老於巖穴不能霑寸祿者無限今從簡始離襁褓一物不知膺此寵命恐懼陰譴止乞以臣釋褐所授官補之固讓方允止授六品京官自是爲制冬十月丁丑狐出皇城角樓獲之十一月甲寅有星孛于井鬼十二月右諫議大夫田錫卒年六十四錫字表聖嘉州人耿介寡合未嘗趨權門慕魏徵李絳之爲人以盡規獻替爲已任立朝以來章疏凡五十二奏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副示後以賣直邪及卒帝謂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關失方在思慮錫之章疏已至矣天何奪之速邪

嗟惜久之。錢若水卒，若水字淡成，一字長卿，河南新安人。十歲能屬文，美風神，有器識。華山陳搏一見，以爲有仙風道骨，舉進士，歷官集賢院學士，并代經畧使，能斷大事，輕財好施，所至推誠待物，委任僚佐，總其綱領，無不稱治。汲引後進，推賢重士，襟度豁如也。精術數，知年壽不永，每每懇避權位。卒年四十四。士君子深惜之。甲子，趙保吉陷西河，殺丁惟清，於是潘羅支僞降，保吉受之不疑。羅支遽集六合蕃部合擊之。保吉大敗，中流矢，創甚，奔還，死於靈州境上。子德明年二十三矣，遣使哀告于契丹，契丹贈保吉

潘羅支

保吉亡

尚書令，尋封德明爲西平王，環慶邊城以德明初立乞降，招撫之。帝乃詔德明令審圖去就，知鎮戎軍曹瑋上言：保吉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强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南爲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是年，除天下逋租八萬三千，釋繫囚四千一百六人。

曹瑋嘗語王叔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異人也

通鑑卷十一

宋紀

十一

宋元通鑑卷第十一

